

澹志齋集下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黃仁峰六十壽序

黃仁峰六十壽序

海濱有隱君子曰仁峰黃君君沙堤陳之裔也陳氏肺腑
也以故得執贄交君驩竊羨慕君之行誼歲時存問往來不絕蓋
殷之乎手足之祝而金蘭之契也戊申十二月二十一日為君六
衰初度之辰其伯子士翰謁余跽而請曰家君無似獲蒙太史氏
一日之知今千支始決不肖鹿之諸生中無能羅四方之珍為壽
得仁人一言以為華袞余拙不任詞然最親知者宜莫如余也
辭不敏君少習儒已乃棄去從舅氏客遊湖海觀萬貨之情
修脩知物以吾仁義之說佐之不數年家用饒給君孝友天

奉父郡賓公及母陳氏甘毳備具下撫其弟仲若季有田荆
之風又好行其德周恤宗黨窪窪賻賵不以無為解凡四方
士及緇衣黃冠者流有求輒應無不望其腹者性樂與人為善
邑里有不率義者必正色呵讓之始若咈其意稍為陳說義理剖
折利害則又無不人心誼也中表兄弟視若兄弟吳越間並譽聯
牀修業而息之橐中裝不以私秋毫蓋二十餘年如一日夏秋水溢
堤岸善崩則夙夜勞勛躬為督理嘗謂三江若為壑無已時今得
築石為堰於以備非常暴泄分流殺水力是萬世之利也時議善
之而不能行起孰於家日漉掃治具延師課子弟吾伊其中程督

惟謹郡國舉鄉賓君辭謝至再曰此國家養老鉅典不穀不德無
其實敢饗其名乎而君又間嘗語人吾生平數瀕於險然數有天
幸當亭長艤舟欲渡意遲回若有所須俄而濁浪排空先渚者與
汨俱沒而吾幸以免不知向何以人涉印否也鄰舍火起延燒十
餘家至所居數武而遙火乃反風以滅寓燕時遭奇疾七日不火
食仲弟誠刲股以進夢中遽栩若有人揖之陰司私自謂家世習
醫即修短有數豈其遂宜至是俄見一人端冕上堂迺若召鄉即
司土神問之神對如所自語又即一人比之出遂懼然有起色
是以後營穴宅安畢兒女婚嫁傍及治園林第宅之屬皆

未盡之年有所用其未足也君盛德得天亦捷應之如影響
奇矣今春秋及耆謝絕塵紛從一二田父較兩量晴致足自
適間入古剎訪高僧石牀木榻相對移日怡適無為之場優游自
然之圃從此而眉壽黃耆者與龜鶴齊齡喬松等算者譬之挹水
於滄溟而裒土以益泰華之陰耳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
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故于公高駟馬王氏手植槐修德獲報若種之
得獲其應不爽君有子三人皆醇雅英發悅人志意孫曹又凡亢堦
矣天道不忒君之後必有興者存沐天寵以焜耀黃氏宗祐不
佞將拭目俟俟之請書是言為他日息壤也

贈邑侯張曙垣考績序

在徒維淹茂之歲張侯以浮梁令起復主爵者為補黃陽余於是得觀張侯聽其議論條畫鑒之中窺知必振綱肅紀有光莆治既蒞任不數月治具張畢仁聲遐布自海濱達於輦轂藉甚至庚子余在告適張侯報政之期二三寮屬徵言於余以為序余惟朝廷設官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孰不稱難至邑令則簿書米鹽詞訟刑獄之盡叢集其躬一有不當指摘旋及尤難之難者也張侯素精經濟才其蒞浮之士民咸尸祝之今不暇其論其治莆者自兵燹以來民力凋敝迄今三十餘載呻吟未絕侯為覆翼

嘉與休息酌議改折併入條鞭則法簡而易遵均派圖里輸粟
年則民不擾而倉廩實官給權量令豪家毋得濫征則貪暴者
無所逞坐臯比課諸生業而殿最之則抱執者獲自見以至遷驛
遞賑孤貧蚤夜孜孜為民至矣諸寮屬其謂侯何皆曰惠矣得侯
什二笑不佞曰未也凡事之是非皆有定衡惟當事者跼蹐厚援
於是軒輊失宜民靡控告侯持身庶潔不畏疆禦卒贖罕至
若罔聞訟者待命嘉石毋敢措交程執者待命門牆毋敢干澤罪
人待命析楊毋敢撓法貪夫法命彈射毋敢取容雖喙之長何庸
三尺厚援攜矣諸寮屬其謂侯何皆曰公矣得侯竹伍矣不佞曰

未也邑非無善政之患政患多門民非不終訟之患訟患持久夫
以多門而生持久其不罷於奔命者幾希余觀訟者始入公庭喘
喘耳或囁嚅及其對簿候降詞色而導之言提其耳或披赤心或
膚白日得當而行行耳遂巡耳或發氣或捫心兩造具陳片言
可折隱者見焦螟之眈深者見象罔之珠獄詞既具牘無留行雖
有神姦莫為之寇良民之所以無悞者此也諸寮屬其謂侯何皆
曰明矣得侯什七矣不佞曰未也凡民俗無常惟上是視其勢如
風之偃草其捷如響之應聲曰者蒲市井無賴鳩黨張號逢螭起
群擁雖云修酒食怨然其漸不可長矣侯密訪計禽威以鞭朴奸

九屏息返薄還淳又邑多寇盜侯為之徹門柝督于擷邑喜遊戲
侯為之械博鑾狗州里邑喜華靡侯為之立章程嚴禁草乃令
臥戟生耳臥犬生鬣毛千里安枕以笑諸寮屬其謂侯何皆曰能
得侯什全矣不佞曰未也惠能公明得侯之迹則庶幾矣請願其
心昔在有虞益之徹禹曰罔違道以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
己之欲夫弗民從欲無不道大焉徹者猶然後之然則違道干譽
者其尤也故惠能公明四者具足即良吏猶能勉之抑或以激為
貴以苦為節以姑息為愛以驩虞為仁以巽懦為從容以模稜為
忠厚即獵赫之聲其為不道均耳乃侯持之若衡平之若水肅

之若秋霜照之若春日始未下車舊令尹之政改之矣或憚侯過
弛乃侯繩以夏政強以周索既則百度維新頽風丕振或又虞其
過張乃侯恂之長厚不為束濕烹鮮以沽名蓋不吐不茹無偏無
黨蕩不平之惟道是準率斯道也雖以之佐台鼎調元化可也區
區一邑乎哉於是諸僚屬輒然曰有味哉子之言侯其得當於中
行矣聖天子敕群吏之治當以莆為首舉矣之行也請書是
言為贈不佞唯唯

張淮山登祀鄉儒人偕壽序

余就及祀最為諸生時授儒於張淮山家其子若侄皆余遊余因

博熟昭其為人局坦懷長升於世放廢不陳達物情處不同而寬
厚退讓僊僊若不勝衣與人交赤心白腹披肝披膽無城府町畦
雖彼仇者歎其惻誠施果者載載其醜怒時與余促膝耳語屢獲
規益去二十載余枕伴之在念也君父序君公醇謹似萬石任東
廣惠來驛宰有吏改今其遠碑尚在世吳氏皆壽考至耄耄君僑
寓金陵每歲必抵家省親水陸甘毳世徽度閱修羅文儒母絕
筭二等人雖老亦安於養神益王老益愉悅雖遠在數千里外
異舞優娛侍在膝下也君不借先世之積以赤手成事封爵著
鬻財豐田廣宅庶幾陶朱計之昇而余不以此艷君也唐人云似

舅即黃甥君之舅為徐州守郡以吳公位政有能名而為之
弟孝友之化君即推先如直居官處優勉為是無難也君進於
賈人積餘累寸以致高職其謂知仁義享其利而為德者而特
純朴處瓜弟無幾微愧色又置主田以供祀創書田以勸讀撫成
茂兄之孤不異己子今諸弟位踰夜甘食奮跡仕途陶成个器
者皆席君之餘也此其德又出徐州公之右雖潘仲先生難之余
改心服而慕悅者以此君紀鄉人者眉陽老兄君砥勵化行於
鄉人代吏之以勸德秉憲政雖卑僕滿前執手持完錦半境必親
逮下則恩同摯木鬻子則愛比鸛鳩內行淳備望巖壑中白眉

云君好佳仙門多長者車延生劇飲必夜分乃罷孺人躬親竈下
羅列珍饈以佐客羅以故君生計日起以資名意彰易稱無成代
終孺人有志文明處之必有事人君有子四皆元宗之產諸孫
彬彬鵲起異日必能紹聞悅武以高大君之門君鬢髮駢酖顏夷
犹雙蝶與孺人者壽人之望之若東王公而西王母也言美積
度以取信於造物豈可量哉歲甲寅居崑崙古稀十月二十
七為晚揆之辰親姻畢集率臣致祝余竊慮一官不純恭鞠
鞠瞻以庶其後即因介弟之窠君之請而踰次皆撲直不敢作
華語知君必輟然有當為余進一語也

贈梁欽山歸莆序

吾郡以文獻名天下第僻居海濱地瘠薄無所出舟車不通其民
易貧梁氏世習計然策子弟非事詩書即挾貨遊四方吳越齊魯
燕趙之效如輪轂相望故莆稱素封者獨最梁氏世居露林面鏡
石山有圓石濶丈餘每晚露濕潤光潔不鑑其背為石鼓山巨
石咭咭扣之闐然有聲兩山相距里許梁氏聚族其間地靈人
傑宜必有隱君子如古鹿門太丘之壽標表一世以余所見則有
欽山君始為儒而業成而去之賈第跡賈耳而實則儒居家孝
友薦摯庭無間言君之兄知吾翁者與余習恂退讓君子也君